

第六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遥 想

杜若冰

(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3 级)

“你奶奶去世了。”爸爸对我说。

—

2006年5月1日，我从远在天津的学校回到太原家中。

“告诉你一件不幸的事。”爸爸说。

我当时正盘腿坐在沙发上吃草莓，我立即意识到了他要说什么。我停止了咀嚼，看着他。接着，爸爸就说了上面那句话。

我盯着电视，那里面有个漂亮的女人举着一瓶洗发露，妖冶地笑，牙齿白得晃眼。

我把草莓嚼碎了咽下去，问：“什么时候？”

“2月24日，正月二十八”。

我开学后的第5天，离开奶奶家之后的第22天。

爸爸是奶奶唯一的亲儿子（叔叔是抱养的），我是爸爸唯一的孩子，是我们这一代中唯一给奶奶戴重孝的人，可是他们瞒了我两个月。

二

奶奶自从 2003 年中风后，说话词不达意，手脚也不大听使唤了。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坐在炕上，看电视或者听别人聊天。今年春节我回去的时候，奶奶也还是老样子。2 月 15 日，大姑打来电话说 14 号夜里奶奶二次中风，怕是熬不住了。爸爸又急匆匆回老家去了。二度中风一般来说是没救了，奶奶除了右手，身体的其他部位均处于瘫痪状态，并且完全不能说话了。2 月 19 日，妈妈也赶回老家。2 月 24 日夜里 10 点 40 分左右，奶奶去世。

奶奶的葬礼是按照旧俗办的，土葬，入祖坟。

三

24 日夜里，我的长辈们都有预感，没有去睡觉，干巴巴地在炕上坐着。等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想快点结束它，但是他们又害怕等待的结果来临。

爸爸靠在墙上，看着二姑给奶奶换寿衣，很平静。他想，终于来了。

奶奶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丝毫的痛苦。一直闭着的眼睛睁开看了看，看了看围在自己身边这群已经成家立业，可以独当一面的儿女们，缓缓地吐出最后一口气。

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叔叔、婶婶们静悄悄地茫然地看了一会。二姑说：“没了。”大姑就突然爆发出凄厉的哀嚎：“妈……呀……”其他人还来不及听接下来要哭什么，她的哀恸就被爸爸声音不大却充满威严的断喝吓回去了，爸爸说：“别哭！”然后起身将

窗户打开了一条小缝，又转身给奶奶脸上蒙了一张白纸。大姑父把油倒在一个早已经准备好的小碟子里，放上一根捻子点着了。

屋里再次安静下来。这静，妈妈觉得，变成冰碴子从毛孔渗入血液，冷得四肢都僵硬了。她紧张得想动动手脚，可是却动弹不得。

据说，人刚刚死去，是不许有哭声的。因为他的灵魂还要在屋里逗留一会儿。如果儿女们哭了，灵魂就会产生留恋而不愿离开，也就不能按时去阴间报道了。错过了时间，从此是要变孤魂野鬼的。而且，与我的想象有些出入的是，魂魄仿佛是不能穿透物体的，所以要把窗子打开好让它出去。点灯的说法就扯得远了，说是灯点得时间越长，这个人转世后下辈子的寿命就越长。为奶奶点的这盏灯燃了7个多小时，很长了。村里的老人们还说，魂魄飞走的时候，若是惊动了狗就不好了。狗虽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就会狂吠起来。至于怎样不好，也没有人交代清楚。奶奶走的时候，院子里的小白狗没有丝毫反应，仿佛是很好的。

我的父辈们就那么呆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哭起来。爸爸哭的时候还喊：“妈，你走了让我以后过年的时候回哪儿啊！”此起彼伏的哭声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大家就渐渐平复了情绪，睡觉去了，只留下妈妈和三姑守着。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悲伤是来不及的。

按规矩，人死了家里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如果灵魂回家来看看的话，说不定就附在什么东西上了，如果动了，就把魂吓散了。于是奶奶的遗体就一直躺在外炕。妈妈和三姑都不觉得害怕，因为那是她们的母亲。她们坐在里炕聊天，时不时看看奶奶。聊天的内容也无非是奶奶前半辈子怎么怎么受苦，后半辈子过得蛮舒坦的，奶奶为人是极善的云云。聊着聊着就流上一阵儿眼泪。

妈妈问三姑：“你看妈是不是还喘气呢？”三姑把脸凑过去仔

细地看，心慌，看了半天也还是不动，就说妈妈看错了。妈妈换个角度，果然不动了。原来那遮脸的白纸比较硬，中间略略立起来了，奶奶穿着的墨绿色的寿衣胸脯那里也是鼓起来的，从妈妈那个角度看，就像是在呼吸。妈妈挪了挪地方，错觉没法产生了。

奶奶确实是走了。

四

第二天天要亮却还是青灰色的时候，爸爸就出门找算命先生去了。不知道是专有算出殡这一系列事情的先生还是算命先生什么都算。反正天大亮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哥哥（大姑的儿子）也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回来了，白布、黑布、纸……很多很多，也不知道是哪家店这么早就开门了。爸爸说算命先生说了，奶奶得停三天，第三天上入殓，第五天叫夜，第七天发丧。

这是根据奶奶的生辰八字算的，也有停五天就发丧的。说起生辰八字，须补一笔。奶奶1918年10月7日出生，是戊午马年九月初三。可是具体时辰就没人知道了。几天前就想到这一点，急忙去问奶奶的表妹，她老人家也不清楚，却说人死的时候，右手的大拇指是会自动掐在代表自己生辰的指节上的。奶奶去世时，大家一看，果然，右手微微蜷着，拇指掐在中指第二指节，于是大家就说是辰时。爸爸这才能去找先生。

先生还说，奶奶的魂魄附在灶台上了，用做纸钱的大黄纸擦一擦才能动家里的东西。

奶奶是在当天亥时去世的，剩下的这十几分钟就可以算作是第一天。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天就是报丧的日子。所以爸爸再次出门了，

头上腰上裹着白布。

报丧的孝子见了人之后不磕头不许说话。爸爸敲开门（不能进去），先跪在地上磕头，再一五一十把事情说明白，请人去吊唁。报丧是要一次性完成的，而且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爸爸重复一样简洁的动作和语言，没有任何冗余，像个机器。他会觉得应该要表现的更加悲伤一点儿，可是悲伤在哪儿呢？

这时，妈妈和姑姑们留在家里做孝服。孝服的讲究是很多的，妈妈是城里长大的，不懂这些。婶婶的父亲去年去世了，她是做过的，就一边做一边给别人讲。重孝孝衣叫斩衰，上衣下裳，都用最粗的生麻布做，并且不能锁边儿，表示没有经过修饰。爸爸妈妈和我都要穿这一种的（如果我在的话。而且重孝孙的孝帽上要钉一个粉红的棉球）。斩衰以下依次类推为齐衰、大功、小功、缙麻。它们就都可以锁边儿了，而且制衣的料子也越来越细……

妈妈听了半懂不懂，只能照猫画虎。这一天要缝好多孝服，过几天吊唁的亲属来了，要根据他们的远近关系每人一套相应的穿着。我的长辈们就坐在炕上忙碌着，被大堆的白布包围，有点燥热，闹哄哄的。她们还聊着天儿，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大姑就说了：“就像妈还活着一样。”其他人都下意识地看看躺在那里的奶奶。婶婶说：“妈活着？妈还活着做这些干什么！”没有人说话了，来不及的悲伤重又回到心里。这悲伤迅速冲击着死者的女儿、儿媳们，致使现在的这一幕场景对她们来说有点不真实。妈妈频频回头看奶奶，始终一动不动。二姑一边继续手里的活儿，一边反复念叨：“我没妈了，我没爹了，又没妈了。”这些话含混着流进嘴里的眼泪，在嘴角滚来滚去，听到每个人耳朵里就只剩呜呜的声音。

一会儿，三姑突然想起什么，大声清晰地说：“明天请了人来帮忙入殓，抬咱妈身体的时候千万不能哭啊都！这是规矩。”“为啥？”

啥规矩？”妈妈又问了。“我也不清楚，那天五佛家的告诉我的。”三姑说，“照做就行了，现在那些老规矩谁还真懂啊。”“话说得好了！……”话题于是岔开了。大家纷纷对明天的事情进行发言，对于一天比一天复杂的需要应付的事情，对于一天比一天混乱的日子，我的长辈们永远充满了不耐烦的好奇。

五

第三天入殓，布置灵堂。

奶奶的棺材是柏木的，外面上黑漆，这是早就做好的。棺底上已经铺了一层谷草，谷草上又铺一层黄纸。用手轻轻去敲，木头发发出咚咚的响声。妈妈心想，应该是极好的木头吧，声音这样实在。又一转念，人都已经没了，棺材再好有什么用？这么一想，心里有些难过了，没精打采地回到里屋炕上坐着。

帮忙入殓的人这时候就来了，都是男人，穿着素衣。七八个壮汉走路的时候却没有一点儿声音，也不说话，很肃穆的样子。倒显得家里人有些不大庄重。姑姑们都感到很不自在，尽量让自己不显眼一点，悄悄地缩在墙角。

爸爸往奶奶嘴里放了一块玉，人们就小声议论开了，说玉的成色、琺玉的规矩……等到把奶奶的遗体往棺材里一放，人们突然嚎啕大哭。这时的哭声是要求响亮夸张的。妈妈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吓着了，愣在那里没有反应。站在旁边的大姑用手肘顶了顶她的腰。她这才醒悟过来要做什么。可奇怪的是，刚刚还在的伤心仿佛是被骇跑了，一点儿也哭不出来。好在人们也并不计较这些死规矩，妈妈就低头站在那里，像是在默哀。

爸爸倒是很熟悉这些程式，哭得很用劲儿，只是不见眼泪，干嚎。姑姑姑父们也见惯了这种场面，都自然得很。大家都在心里默默地怀疑自己，怎么就哭不出来呢？这个样子可是太不应该了。

大家一边哭一边往棺材里放葬物，银元和玉握了奶奶满手。

妈妈尴尬地想，这些人得装到啥时候啊？一心盼着这荒唐的仪式快点结束。

仪式结束之后，每个人就可以忙自己的去了。

这天上午二表哥从外地赶回来，一头冲进灵堂。灵堂已经布置好了，一张桌子，挂白桌衣。桌上摆着供品、香炉、蜡台和长明灯。长明灯在出殡之前是不能灭的。四周墙上挂满黑布白布。表哥此时就站在色彩单调的灵堂里。他扫视了一下四周，像是在看黑白电视。他毫不犹豫地走到棺材前，探头去看自己的姥姥，睡着了一样，他想。他竭力搜索从前的和姥姥在一起时的记忆，空白。太不孝了，他有点惶恐地责怪自己。

见四周没有人，表哥伸手摸了一下姥姥的脸。满是老人斑的皮肤居然有很滑的触感，表哥觉得很惊异，和小女孩的皮肤一样，只是凉，冰凉。但是当他把手缩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手上粘了什么东西，有温度的东西，手指的皮肤开始发热，发烫。

他想起了小的时候姥姥背着他串门。出门的时候帽子掉在火炉上，他也不说，等到被发现，帽子已经完全烧坏了。没办法，重新买了一个。其实，那顶帽子他早就不喜欢了。他还想起来和姥姥坐在炕上捡豆芽，把剥下来的皮放好，豆芽都扔了。他还想起来放学回来吃饺子，看见我坐在姥姥怀里，他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包饺子的面是不是被我玩过……表哥想起了所有的事情，但蜂拥而至的镜头让他分不清到底回忆起了什么，大量的黑白画面。

就在他快被这些画面淹死的时候，爸爸及时发现了。爸爸说你

先回家吧（二姑家），今天用不着你，明天人们来吊唁，你来早点。于是，表哥又踉踉跄跄地走了。

下午搭灵棚，在院子里。这是男人的活儿。女人们就聚在屋里。妈妈在教二姑打一种毛衣的花样。正说着，二姑突然坐直了，把毛衣往旁边一推，一边下炕一边说：“你等一下，我去哭会儿。”就到灵堂去了。妈妈只能心怀敬佩地听着外面传来的哭声。

这个下午，除了妈妈，所有人都在想起来的时候去灵堂上哭，哭完了回来接着做刚才做的事。

灵棚搭好后，女人们出去看了看，都觉得没什么。

六

吊唁可以说是整个葬礼过程中最为隆重和混乱的程序了。这天，所有的人都要早早起来做准备。从上午就陆续有人来了，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大量的人都拥在了院子里，乱得没法形容。人们说话的声音不大，却因为汇聚了太多，使得每个人都觉得被这嗡嗡声从头到脚包围着。灵堂里更乱，充塞着女人们的哭泣声。

孝子孝媳们自始至终披麻戴孝跪在灵堂上。来吊唁的人向死者行礼哀悼，然后痛哭。俗话说“先死为大”，所以行礼的时候，连平辈都是要跪拜的，繁琐得很。如果来者是亲戚的话，则由孝子或者孝媳跪呈上相应的孝服。来吊唁的人还要送祭礼，一般是香烛什么的。死者的娘家人是要上大供的，就是四个巨大的馒头和一个猪头。并且，他们会挑礼数不周之处。妈妈这个时候就特别紧张，害怕自己出错。

奶奶的娘家人差不多都没了，来的是一个表侄。看样子他也是

常年在城里住着，不太懂这里的规矩。一进来，爸爸就跪着举起为他准备好的孝服，把他弄懵了。他左右看了看，在周围人的示意下接过来穿上，表情古怪地跪在灵前。他知道自己应该哭，但是显然他哭不出来，也不会哭。先前的人都是边哭边唱的，和哀乐又不怎么合拍，难听得很。他不知道唱什么，跪在那里咧了咧嘴，合上，又咧咧嘴又合上，终于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只好非常不干脆地磕了头算是了事。妈妈看到这儿就放心了，跪得不那么直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木啊？

表哥也按次序跪在堂下，尖利的唢呐就在他耳边响了一整天。他有点儿恶心，但又不敢动。眼前的人一个一个得换，动作整齐划一，让他觉得很无聊。昨天想起来的童年画面在这样闹哄哄的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办法定格，所以他一点儿都不难过。

姑姑们悲伤地想着躺在那里的自己的母亲，当然也会不由自主地开小差。其间，大姑就突然想起刘宝瑞老先生的单口相声《读祭文》来了，赶紧捂着脸，身体一抖一抖的。三姑的回忆正停留在文革的时候，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整条腿都被震麻了，盼着打电话的这人千万不要太执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饭时候。

人走的差不多了，大家都在收拾剩下的这一团乱麻。一言不发。

外面开始下雪，在这个严重污染的小镇，雪花是灰色的，坚硬的，落在地上不轻易融化。还没有出正月，隐约鞭炮的响声和孩子快活的尖叫，不很连续，噼——啪，噼——啪。院子里的小狗饿了一天，此时发出有气无力的呜呜哀求的声音。自从奶奶去世那天就消失的那只黑猫也回来了，从纱窗上为它开的洞中努力地钻进来，悄无声息地卧在棺材旁边。

“黑猫是通灵的。”表哥说。

谁开始啜泣了。

七

终于要出殡了。前几天下那场雪在第二天难得的冬季暖阳下居然融得干干净净。大姑本来担心路不好走，现在很放心了，说是这场雪把天地都打扫干净，准备迎接奶奶的灵魂。大家都愿意相信。

请的送葬队伍来了。要做什么早就安排好的，谁都不啰嗦，动手干活。

灵柩要先从灵堂抬出去。出去的时候，绝对不能碰到屋里的任何东西。小心翼翼的。棺材上路了，八个人抬着，叫做“八仙”。他们是得罪不得的，不然把棺材撂到半路就惨了。爸爸拿着大幡走在最前面，还有人拿着打狗棒走在后面。一路走一路哭，而且是要大声“唱哭”，本来唱的内容是有规定的，但是现在的人们都不知道了，所以就随心所欲地唱。大部分是唱对死者的思念，自责对长辈的不孝，悲叹自己的苦难身世什么的。叔叔想不出来要唱什么，就试着听别人是怎么唱的。爸爸嘴里含糊地喊着不知道什么，他努力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听出来，好像爸爸只是发出了声音而已。所以，叔叔也只好象征性地叫了几声。

灵柩一出院子，不去送葬的人就要脱孝服了。出殡时候儿媳是不许去的，所以，妈妈和婶婶跪在马路当中，看着送葬队伍越走越远，等到看不见的时候，就赶快把自己的孝服脱下来，扔在街上，找来写着孝字的圆牌别在胳膊上。进家之后，要抢着到停棺的地方坐一坐，说是要沾点儿长寿老人的福气。二姑临走时还嘱咐妈妈和婶婶，不要抢，手拉手、同时坐下去，家庭才会和睦。婶婶很虔诚

地照办了，妈妈觉得很滑稽，但也照着做了。

送葬队伍到了祖坟所在的山脚下就停了，因为山路很不好走，需要用小车把棺材拉上去。这花了好一段时间。上山之后，视野立即就开阔了，杜家祖坟的布局看得十分明了。夫妻是合葬的，下一代就埋在他们的下边，如果从高空俯视，就像是在看家族树。

爷爷的坟已经再次被挖开了。爷爷死的时候很穷，葬礼办得很简单，棺木也不是什么好木头，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墓穴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了。爸爸祭过墓穴之后，就是下葬了。落土的时候，“八仙”拽着棕绳把棺木徐徐放下，要求四平八稳。放下去之后，爸爸先捧着一把土，洒在棺材上。土是真正的黄土，没有一点粘性，一放手，就四散开了，只有一小部分落在棺材上，其余的都被风吹到了爸爸身上。爸爸心里难过异常，他知道，从这以后是真的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了。他忍了忍眼泪，喃喃地说：“妈，放心走吧，别舍不得我们。天堂里面有爹等着您老呢。”周围的人都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中。

但悲伤此时不是最关键的。大家没办法，都慢吞吞地抓了黄土在手，往棺材上洒去，暗自下定决心，只看最后一眼，其实也只不过看到了棺材而已。最后，才能把挖出来的土再填回去，这就是纯粹的体力活了。

下山的时候，是不能往后看的，说有可能死者的灵魂跟着活人回家。而越是这样说，爸爸就越抵御不住回头看的欲望。他甚至想起了圣经故事里的那个变成盐柱的女人。他有些害怕了，他想，妈呀，你不会真的跟回来了吧？

不会的。

八

需要做的就只剩下祭坟了。要每逢七天去坟上祭拜，一共七次。这和其他地方的习俗好像是不同的。

第一个第七天和最后一个第七天是最被重视的。所有的人都要参加，给死者烧去在另一个世界也需要用的房子、衣服和钱。纸活铺的活儿做得极细致，在那些纸制的小人儿脸上甚至都可以看到或快活或忧郁或沉静或机灵的表情。在每一个小人儿的背后还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免得奶奶不认识这些将要伺候她的人。妈妈就只记得一个叫小兰的丫头。还烧了两匹马，一匹叫追风，一匹叫闪电。一座金山一座银山。一套四合院。一辆小轿车，司机就坐在车里。

爸爸看着这些东西陆续在火焰中倒下去，说：“老太太肯定不习惯这么多人伺候她。”其他人都没想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表哥反应快，应道：“不一定伺候，就是多几个人热闹，姥姥爱热闹。”

爸爸点了点头，嗯，老太太爱热闹。

以前服孝的时间很长，现在缩短了。“七七”过完之后，就算是出了孝期。祭坟回来，家里人要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好像是叫做“寿饭”。这饭是要用小米做的，但必须做成红颜色。要求是先用水加上碱煮红豆，然后把水澄清，再来煮饭。

妈妈和大姑折腾这点儿红饭足足折腾了一个中午。做着的时候，两个人就都觉得这饭好吃不了。当然，两个人也都明白，这并不是要好吃的，只是一种象征而已。

象征能吃么？

九

我五一的当天晚上吃的就是红饭。爸爸妈妈一直把它留着，等我回来。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保存的，反正我吃的时候，味道还很正常。不仅正常，我觉得还很好吃。米粒已经失去黏性了（或者是小米本身就没有黏性），一进嘴，它们就在里面散开了，那感觉就像含了一嘴的六味地黄丸。

晚上的时候，我在床上傻坐着，然后就睡着了。

我觉得我变小了，四五岁的样子。

我在屋里跑来跑去，仰望着周围的大人们。一不小心摔倒了。我并不哭，趴在那里乖乖不动。旁边的人把我扶起来，我看了看，是大姑。我觉得不好玩，又趴回原地去了，等着奶奶来扶我。可是奶奶总不来。

到第二天早晨，我就醒了，发现自己趴着睡了一夜。